

那是一个秋夜，一位黑脸汉子来我家。一进门，他便自我通报：“我叫季成豹，外号叫‘豹子’，是一八五队电工，有事找你！”

久闻其名，我连忙让坐，递烟。他坐下又起，摆手说：“不，不，给我倒杯水！”

我刚转身，他又说：“我先洗个脸！”说完，直奔厨房水池，顺手拿个毛巾，打开水龙头就洗。

我忙叫：“那是擦脚毛巾！”

“没事儿，以水为净。”他说着，头伸水管下，哗哗洗起来。举动随便，象回家里。

当时我家正看电视。他一落坐，便说：“电视太亮，有损显象管。馈线离电源线太近，有干扰。”他起身调整，拨弄几下，嘿，看去就清晰，舒服。

久居省城，常见那些城府颇深，善于掩饰，不学无术的人，很是厌烦。相比之下，他这位来自山野，性情豪爽，不拘小节，又懂技术的工人，分外让人喜爱。

后来慢慢熟识，对他越发敬佩。

原来“豹子”出生南京，自幼酷爱电学，在中学品学皆优，后来却因家庭出身不好，高考落榜。随后，他离别故土，来到大西北某地质队，当上一名电工。从此，他夹尾做人，全力钻研电学。连找对象，他也考虑电。有位好心人，看他快三十了，还是光棍一条，想给他在附近农村找个对象，问他有啥条件。那里是偏僻山区，农村多用光亮如豆的油灯，他很担心，说：“我没房子，结婚倒插门，女方家得有电灯。不然误我看书。”

冬去春来。正当人们为自己虚度文革十年后悔不迭时，“豹子”关于勘探方面的电学论文、译文一篇篇发表，打出潼关，走向全国。一个普通电工，已属惊人之举。但在地质队，搞勘探的，喝大学墨水的，还不太看重这枝出墙的红杏。有人还认为他那是纸上谈兵，花拳绣腿，不算其本事。1984年秋，给了“豹子”一个施展本事的机会，令众人折服。几个美国专家，带着他们的王牌汽车钻机，在陕北神府煤田验证勘探。不想一开始钻机就启动不了。美国专家轮番上阵，折腾半天，一个个背心

“豹子”其人

胡长江

衣服都汗湿了，也无济于事。最后他们反怪中国的配套设备有问题，说事故的责任应由中方承担。钻场上陡地静了下来，一时

大家面面相觑。平日不显山露水的“豹子”，这时站了出来。他带上仪表、工具，不慌不忙上了汽车钻机。不大工夫，让钻机欢叫起来。“豹子”用英语对美方说：“不是中方的配套设备有问题，而是你们钻机的自动控制有毛病。”这位胡子拉茬，腰别一串工具的电工，让美国专家敬佩得五体投地。美方领队当即竖起大拇指，用英语说“中国人，了不起！”也许是“豹子”办了一件洋专家办不了的事情，从此名声鹊起。不久，他被评为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

正当“豹子”踌躇满志，决心多作贡献之际，妻子突发脑溢血故去，给他撇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不久，我去一八五队，顺便上门安慰他。

我一进屋，他便声泪俱下：“我的命好苦！”才一年未见，他已苍老许多，才四十六、七的人，已经两鬓染霜了。

我劝他节哀，保重身体，三个孩子还小，这个家还要靠他支撑。劝慰一番后，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尽管直说。”

他沉吟半晌，说：“我要求上一个科研项目。”

我不由一愣。虽说我是办理这事儿的，但是不能应允，劝道：“先安顿你家里的事情吧，科研项目，晚一时再说。”

“你不知道，让我钻进那里，心里也许好受些。”他说着，取出一卷图纸，“我准备搞一个用声、电、光控制的多功能新型配电柜，自动控制勘探现场的所有设备和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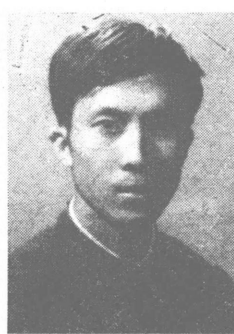
他说得头头是道，无懈可击；连哪个电子元件，是哪家工厂出的质量最好，他都摸得一清二楚。看他准备如此充分，表情又如此焦急，我不忍再加劝阻。

后来项目是批了，我却放心不下：他拉扯三个孩子，又当爸，又当妈，有那个精力吗？

不出一年，他居然研制成功，获全国煤田地质勘探科技进步奖。真是“豹子”，难得安稳。

流逝的足迹

莫伸



小时候我住在宝鸡。

宝鸡是秦岭山脉与黄土高原联姻的结束处。八百里秦川由于它们的裂隙才得以形成。渭河象是在夹缝中委屈了太久，一入平川便浩浩不羁，欢如野马。这使常在它身边玩耍的我看得发呆，脑子里由不得生出许多问题。

我住的是郊区。这可以使我常常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蓝天白云，桑柘风光。没有老师的教导也没有家长的呵斥。我与小伙伴们在沟溪中钓鱼、石缝中逮蝥蚱。逮了蛸将，满轮斗赢，那种得意是难以形容的。每每这时，肚子也饿了。于是各自端着弹弓打麻雀。打着后用稀泥一糊，燃火来烤。未几剥开，羽毛顿净，只剩一个喷散着诱人香气的肉团。大吃大嚼一番，诗情画意之极！

但人不能总在浪漫中过日子。一回到家中，便回到了现实。家家户户都是为柴米油盐忙碌着，于是家家都无一例外地有了愁闷，有了叹气。仿佛和浪漫的大自然要形成两极，现实中每一件事都让人烦心。哥末考上高校。邻居去揭发我们家台带短波的收音机，有偷听敌台的嫌疑。报纸上又发表了社论，似乎预兆着一场新的运动来临……所有的诗情画意全触礁了。我

规规矩矩回到自己的位置，似懂非懂地听着、看着。内心充满了恐惧。

稍稍懂事了，便碰上文化革命。于是有了受侮辱的遭遇。再下来，插队当知青，有了艰辛和劳累的体味。再下来，当装卸工人，又有了……

有了这许多，于是我动手写作。写了五年，终于发表了第一篇小說。有人见到我时笑着叫：

“作家！”我认为这是讽刺，脸红耳赤却又奈何不得。渐渐地，作品多了，汇集出书。出了一本，又出第二本。试写中篇成功了，欣喜一阵。又试写长篇，又成功了，又振奋一回。一年年便这样悄悄过去，每年中都有新的欣喜。只是每一次欣喜都注定比上一回减弱几分。不知从什么时候始，别人称我“作家”我不再心惊肉跳了。一如当初别人见我不买票硬往火车站里混时指着说：知青！

前年夏天，我在姜子牙钓鱼台的水库里游泳。累了躺在沙地上仰望天空。天空那么深远，那么神秘。竟至于我望得出了神，在过于伟大的天空面前，我突然觉得一阵惆怅。人生多么短暂！这短暂的年华应当多么用心地抓紧。而我，似乎在整

整二十年的时间里，只会伏案书写。忘记了小鸟会在清晨歌唱，小草会在春天萌生。忽略了静静地躺在沙地上眺望天空，忽略了孝敬母亲，看望哥嫂，忽略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友谊和爱情……想啊想，心里一片空白，眼里却不知不觉有了湿润！

莫伸。39岁。专业创作者。原在铁路部门工作，后调西安电影制片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悍春华》、中短篇小说集《过去了，梦……》、中篇小说集《生命在凝聚》、长篇小说《远山几道弯》以及大量的其它中短篇小说及影视剧本。



刊头设计 李忠良
本版编辑 叶广岑



秋菊 乔树发

时髦女郎

李荣廷

头抹“乌发香”，
脸搽“珍珠霜”，
生来爱干净，
一天一换装。
家住五楼上，

垃圾随手扬；
为她一家洁，
百户遭了殃。
阳台一露头，
有人指脊梁：
“别看您时髦，
思想顶肮脏！”

原野的风
傅培昌



国家银质奖
GUOJIAYINZHIJIANG

电视机

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址：陕西省咸阳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30

厂长：马新